燕書
燕岩 八

熱河日記卷十四

鵠汀筆談

昨日語尹公所不覺竟日尹公時時睡以頭觸屏余曰尹大人倦矣請退鵠汀曰睡者睡語者語不相干尹公微聞其語向鵠汀數轉云云鵠汀首肯即收談草揖余同出蓋尹公老人因余早起過午酬酢其昏倦思睡無足怪也鵠汀約明日設朝饌要余共飯余曰每談席常苦日短明當早赴鵠汀唯唯次日五更使臣起趨班余同起因赴鵠汀明燭而語郝都司成

相會而尹公晩已赴朝也且飯且語易數三十紙自
寅至酉凡八時而郝公晩會先罷故閱次談草爲鵠
汀筆談
余曰尹大人昨日甚倦客心不安得無有視日早晩
意乎鵠汀曰無是尹公每值午刻暫爲龍虎交不欲
令人見他熊鳥小數且無倦客意鵠汀問尹公何如
余曰神仙中人先生與他舊契否鵠汀曰蓬蘿桃李
門逕懸殊此來證交一句之上
鵠汀曰公子當精幾何之學余曰何以知之鵠汀曰
頭炕奇按司盛言高麗朴公子精通幾何（稱我東曰高麗如東）

人也称中国曰漢曰唐諸人又或稱余為公子言月中有世界當似此地言
地在太空當一小星言地當有光遍滿月中皆奇論
可謂經緯天地余曰鄙人老實未嘗窺幾何半個字
前夜偶携奇公賞月前堂不覺奇興悠然因此總談
不顧乃一時詼語況此臆致非幾何所推鵠汀曰不
必過謙願聞地光此偽有光未知受日為光否抑自
發光邑否余曰如夢讀綵字書此刻並已忘之鵠汀
曰愚有平生獨見之語而亦不敢向人說道恐令海
內諸公大驚小怪因此胎得痞結伏積證冬夏皆劇
正恐先生感成此證余曰不如此刻道破收幾斗汐

藥之效鵠汀搖手笑曰否〻余曰客不先擧禮也少頃飯至先置菓蔬次茶酒次餅餌次猪炒卵煮飯最後至粳白而羹羊肚也中國飲食皆用箸無匙劝酬留連細酌佐歡無長匙搏飯一飽即掇之法時用小勺斟羹而已勺如匙而無柄如爵而無足形類蓮花一瓣余持勺試一舀飯深不可餂余不覺大笑曰忙招越王來志亭問何爲余曰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志亭扶鵠汀臂噴飯嚏嗽無數志亭問貴俗抄飯用何物余曰匙志亭曰其形如何余曰類小茄葉因畫示桌面兩人尤爲絶倒志亭曰何物茄菜匕鑿破混沌

窶鵠汀曰多少英雄手還從借箸忙余曰飯黍毋以箸共飯不擇手自入中国未見匙古人飯黍將以手抔乎鵠汀曰即有匕不若是長飯黍飯稍慣用箸所謂操成習古今亦自不同

余曰鵠汀先生論腹輪囷空然難産志亭問甚麼余曰大驚小怪胎鵠汀笑曰合用兜羅綿湯志亭曰可謂囫圇吞棗余曰若非安期棗無乃魏公瓠鵠汀大笑曰是也余曰還不禁遍身躁癢鵠汀曰何處更請麻姑爪志亭更請地光之說余曰鄙人策以妄言之先生以妄聽之否鵠汀曰不妨

余曰晝則萬物照耀夜則羣品黯黑何也鵠汀曰此受日爲明余曰萬物自無明體其本質則莫不黯譬則昏夜對鏡頑然與木石無異雖含照性其不能自具明體可知也借月然後乃發光色其反射處還生明影水之於明亦猶是也今夫地外環海譬則大玻瓈鏡也若自月中世界望此地光亦當有弦望晦朔其面丶對日處大水大土相遡相映受照反射遠寫明影如彼月光適此大地其未及受日處自當黯黑如弦前初月留掛虛魄其土膚厚處當如月中黯影扶踈鵠汀曰敝亦嘗妄意地有光影與先生所論稍

異余曰不必相似頗聞其說
志亭顧鵲汀連道幾句山河影云云鵲汀掉頭連称
否否余問甚麼否否鵲汀曰先生纔說地光郝公錯
認山河影余曰佛說以月中婆娑為山河影是認月
為一圈虛明如鏡照物俯寫大地所謂凸凹形亦為
山河蔭翳如画副本仰渲月中皆非地月本分鄙說
月中世界者非謂真有世界本欲辨說地光而無地
可見則該為月中世界如云易地而處設使吾入易
處月中仰着地輪應似地上望彼月明鵲汀曰是也
先生此說愚已明白會聽既有月中世界則自當有

山河有山河則自當有凸凹至遙相望自應如此不
借大地寫得影子第此地光云〻妄謂此非借日光
影自有本分輝映大凡物大則神守物久則精凝老
蚌吐珠光能不夜者神精所聚故也地是可大可久
嵌空宝珠則許大神精自應光明譬如君子和順積
中英華發外視彼端天星河都有出身光耀志亭且
讀且笑打圈于月中世界望此地光又打圈于地是
嵌空宝珠曰兩個先生當不免月宮一走訟明于姮
娥娘〻是時無追郝成作證鷗汀大笑打圈于訟明
姮娥句

鵠汀曰月中若有世界世界如何余笑曰既未及月宮一走則安能知何様関界但以吾等地界想彼月世則亦當有物積聚凝成如今大地一点微塵之積也塵々相依塵凝為土塵麁為沙塵堅為石塵津為水塵煖為火塵結為金塵栄為木塵動為風塵蒸氣鬱乃化諸虫今夫吾人者乃諸虫之一種族也若使月界以陰為地則水其塵也雪其土也氷其木也其火水晶其金琉璃未必月世真切如是雖鄙人情量設辭然亦安有許大成形比德於陽配體於日而偕無一物氣聚蠕化乎今夫吾人者入火則焦入水則

溺然亦未嘗離火離水以他界視此則雖謂之居水
居火可也今夫諸與水居不獨魚鼈雖鱗介為主亦
有羽毛之族種種為實雖魚鼈置陸則死亦有時乎
深藏於泥是鱗介之族亦未嘗離土也敢問職方之
外定有幾個世界志亭曰以西人所記為信則果有
狗國鬼國飛頭穿胷奇肱一目種種奇怪非情量所
及鵠汀曰不特西人所紀於經有之余問何經鵠汀
曰山海經余曰環此大地定不知幾処鱗皇幾位毛
帝則以地料月共有世界理或無怪鵠汀曰月世有
無不涉塵寰則所謂越人肥瘦無関秦人前聖之所

不論今見先生之言使我塵煩頓除如坐廣寒宮衣氷紈飲氷漿與伯夷於陵揖讓先後之也乘桴浮海乃夫子別界妄想若先生泠然御風皡也不敢後仲由氏志亭打圈于別界妄想曰吾不辭超〻為亢躍為蜡相與笑哄一堂

鵠汀曰吾儒近世頗信地球之說夫方圓動靜吾儒命脈而泰西人亂之先生何從也余曰先生則何信鵠汀曰雖未能手捫六合之背頗信球圓余曰天造無有方物雖蚊腿蚤尻雨點涕唾未嘗不圓今夫山河大地日月星宿皆天所造未見方宿楞星則可徵

地球無疑鄙人雖未見西人著說嘗謂地球無疑大抵其形則圓其德則方事功則動性情則靜若使大空安厝此地不動不轉塊然懸空則乃腐水死土立見其朽爛潰散亦安能久々停住許多負載振河漢而不淺哉今此地球面々開界種々附足其頂天立地與我無不同也西人既定地為球而獨不言球轉是地知之能圓而不知圓者之必轉也故鄙人妄意以為地一轉為一日月一匝地為一朔日一匝地為一歲々歲星一匝地為一紀星恒星一匝地為一會看彼貓睛亦驗地轉貓睛有十二時之変則其一変

之頃地已行七千餘里志亭大笑曰可謂鬼嘴乾坤
貓眼天地余曰吾東近世先輩有金錫文為三大丸
浮空之說敝友洪大容又刱地轉之論鵲汀停筆向
志亭云云似傳洪字與号也志亭問湛軒先生乃金
錫文先生弟子否余曰金沒已百年非可師授鵲汀
曰金先生字号並有著書幾篇余曰其字号並不記
憶亦未曾有所著洪亦未嘗著書鄙人嘗信他地轉
無疑亦嘗劝我代為著說鄙人在國時卒卒未果前
夜偶同奇公賞月對月思朋因境起興不知所以裁
之大約西人不言地轉者妄意以為若一轉地則凡

諸躔度尤難推測所以把定此地要置一处如揷木
橛然後便於推測也鵠汀曰敝素昧此學嘗亦一二
窺斑如服七椀茶不復劳精今先生所論亦非西人
所發則吾不敢遽信為然亦不敢遽斥為非要之渺
茫難稽而先生辨說甚精如高麗磨衲鍼孔線蹊一
一明透
志亭曰如何是三大丸如何是一小星余曰浮空三
丸者日地月也今夫說者曰星大於日日大於地〻
大於月信斯言也惟彼滿天星宿都不與此地相干
獨此三丸自相隣比為地所私立号日月資日為陽

資月爲陰譬如人家求火東隣丐水西舍自彼滿天
星宿視此三九其羅點大空自不免瑣瑣小星今吾
人者坐在一團水土之際眼界不曠情量有限則乃
復妄把列宿分配九州今夫九州之在四海之內者
何異黑子點面所謂大澤壘空者是也星紀分埜之
說豈非惑哉志亭自信斯言至瑣瑣小星亂圖之鵠
汀甚稱奇論快論發前人所未發
余曰鄙人萬里間關覌光上國敝邦可在極東歐羅
乃是泰西以極東泰西之人願一相逢今遽入熱河
未及覌天主堂自此奉勑東還則不可復入皇都今

幸叅遊大人先生之閒多承教誨雖適我大願然於
叅西遠人無路相尋是為鄙人所恨今聞西人從駕
亦在是中云願蒙指教或有相識幸為佋介鵠汀曰
此等元係監中奉勅道不同不相為謀且駐驛之地
揔是日下人山人海尋覓自難不必枉勞志亭辭晚
閒有冗先起收談草五六頁而去
鵠汀曰洪湛軒先生頗能曉占乾象否余曰不是不
是曆象家與天文家不同夫以日月暈珥彗孛飛流
芒角動搖預斷休咎者天文家也如張盖庚秀才是
角在璿璣玉衡曆象日月星辰以齊七政者造曆家

也如洛下閎張平子是前漢書藝文志有天文二十
餘家曆法十數家判然爲二敵友頗能留心幾何欲
識躔度遲疾而未能也常作宋景三言熒惑退舍処
士加足客星犯座爲史家傳會鵠汀曰古之号精渾
儀者閎張以外有蔡伯喈吳之王蕃劉曜光初中有
孔定魏太史令晁崇皆得璣衡遺法而宋元祐中蘇
子容爲宗伯時叅考古器數年而成及西術之來中
國仅究盡屬筆伯但共學術淺陋可笑耶蘇者如中
國之語賢爲君子當俗之称儒爲喇嘛耶蘇一心敬
天立教八方年三十遭極刑而國人哀慕設爲耶蘇

之會欲其神爲天主入其會者必深泣悲痛不忘天主自幼立四恭信誓斷色念絕宦慾有數教八方願無更還故土悉名離闢佛篤信輪回明萬曆中西士沙方濟者至粵東而死繼有利瑪竇諸人其所爲教以昭事爲宗修身爲要忠孝慈愛爲工務遷善改過爲入門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西方諸國奉教已來千餘年大安長治其言多夸誕中國人無信之者余曰萬曆九年利瑪竇入中國留京師二十九年稱漢哀帝元壽二年耶穌生于大秦國行教於西海之外自漢元壽至明萬曆一千五百餘年所謂耶穌

二字不見於中國之書豈耶穌出於絶洋之外中國
之士未之或聞耶雖久已聞之以其異端而史不之
書耶大秦國一曰拂菻所謂歐羅巴乃西洋摠名耶
洪武四年捏古倫自大秦國入中國謁高皇帝而不
言耶穌之教何耶大秦國未始有所謂耶穌之教而
利瑪竇始託天神以惑中國耶篤信輪回爲天堂地
獄之說而詆排佛氏攻擊如仇讐何耶詩云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佛氏之學以形體爲幻妄則是烝民無
物無則也今耶穌之教以理爲氣數詩云上天之載
無声無臭今乃安排布置爲有声臭這二教孰優也

鵠汀曰西學安得詆釋氏釋氏儘為高妙但許多譬說終無取宿緣得悟時竟是一幻字彼耶穌教本依俙得釋氏糟粕既入中國學中國文書始見中國斥佛乃反效中国斥佛於中國文書中討出上帝主宰等語以自附吾儒然其本領元不出名物度數已落在吾儒第二義彼亦不無所見於理者理不勝氣者久矣以充霖湯旱為氣數使然敝友介休然先生頗信氣數之論以為氣數如此本一理也如此介号希菴字太初又字北宫翁伯學貫天人有翁伯談藪一百卷北里齋譜一百卷又有羊角源五十卷今年六

十餘尚不廢著書羊角源一書左深天根月窟之理
地轉之說如或有之否也其解說之如鳶飛戾天信
足握圓魚躍于淵恃膘瑚漲萬物莫不附地重心地
重心者如雹自包其不動處如輪有軸此等皆其妙
処歟年少時不肯細心一讀只覌其多少題目到今
亦忘其大旨余曰介希菴先生願於此刻拜謁幸藉
先生為蟠木之容鵲汀曰介非在是間本蜀人今在
易州李家庄販茶為生此距京師二百餘里歟亦相
見已七年以外余曰希菴先生相貌何如鵲汀曰竊
目高顴闊老兆公恵薦介經行于朝特授江西教授

稱疾不起介嘗笑鬚髯一朝自斷其鬚以明非誤薦
仍授七品帽服有一達官將薦其所著諸書介欣然
諾之一夜廬舍失火書皆燼未果矣
余曰先生痞證可以道破鵲汀曰僕元無此證老革
多姦烹魚洋〻何損君子相與大笑鵲汀曰太初著
書實未曾燒秘在其友董程董稽所必傳於後無疑
公外国人僕所以暢襟一淺余曰介先生著書多忌
諱否鵲汀曰並無忌諱余曰然則何故秘之鵲汀曰
比歲禁書該有三百餘種並是他君公顧厨余曰禁
書何若是夥耶抑是崔浩謗史否鵲汀曰皆迂儒曲

學余聞禁書題目鶴汀書亭林西河牧齋等集數十
種隨即裂之余曰永樂時蒐訪天下羣書為永樂大
全等書賺人頭白無暇閒筆今集成等書並是此意
否鶴汀忙手塗抹曰本朝右文度越百王不入四庫
顧為無用
余曰前者先生何貶趙宋鶴汀曰不成統太祖無鴻
功偉業邂逅得国不過當時印板天子五經陳紀無
在顧成之廟而太宗在家未免負心之人余聞燭影
一案若道是真奚特負心而已鶴汀曰此誠千古誣
枉是時太祖已大漸專朝夕耳何苦作此大事迹共

行事宜招是謗此案元出胡一桂陳桱私史始於李
燾之長篇乃吳中僧文瑩所著湘山野錄啓之也一
緇徒何從知此嚴密大約下語不無用意遙見燭影
搖紅及聞大声好為不過十數字惹千古無限疑端
燭系昏夜之具影是熹微之事搖紅乃倏翕明滅之
光也大声者不和平之音好為者無別白之辭遙見
遙聞又是不分不明之際真成千古疑案可謂根筆
當時士大夫一不是於不踰年改元二不是於逼嫂
為兄死不成服積不是於廷美德昭之死如何厭得
天下不是底心六國之士積怒嬴秦必欲先六國而

亡之巧拱呂不韋一段奇貨又況攄毒於焚阬之餘乎漢之策士一番寫恭便成奇文燭影一案並是此意仁宗英氣强於漢文而學識過之神宗圖治勝於漢武而才器不及建炎以後無可足論所可痛者忘讐認親既非天倫那得稱侄力屈而服是爲畏天稱僕稱臣無奈天何至若稱侄稱孫辱孰大焉當時士大夫欲免陪臣之耻易臣爲侄陰納其君於蔑倫之地其蔑倫敗常石晉一轍而重貴猶能出拒翁來臨安君臣方且厭然稱賀無識甚矣不講目前之急務空談影事誠爲可厭理宗四十年格致之工博得身

後一理字可笑可笑未知平生所窮之理果是何様

物事自古人臣莫不欲其君之典學而千載寥寥僅

得一宋理宗然無益於勝敗存亡之數置之龜山門

中可稱高足其學問遠不及目不知書之石世龍邀

佶烈天下未可作漂麥者仇士良致仕誡其徒勿令

大家讀書然如寶慶景定之間天地四十年昏霧四

塞坐窮今古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正道此時也

道君皇帝儘是名士雖之個東坡先生松筠氣節其

風流鑒賞未必遽讓于陳黄諸公亨山大笑曰勝此

諸漢戍尤是浪蕩首夏皇上勅諭講官有曰朕每覌

前史臣倭主驕云〻大成門右墻張榜是也余曰衛
武抑戒無以加之鵠汀曰儘是昨日余隨三使入謁聖廟皆王鵠汀郝舉人舍是爲主人前導大成門實置爲石于墻刻康熙雍正及今皇帝訓諭其右墻帖新榜乃皇帝勅諭講臣之文大於自家之學問文章詆前代右文之主無實得徒增虛僞殿上山呼臨朝發歎等皆其詔勅之語大抵戒羣下緣飾文義以諂上爲人辟者徒恃己長以蔑下余與鵠汀一讀畢〻千餘言皆自矜自誇余問殿上山呼鵠汀言經筵講討人君有得則左右皆叩頭呼萬歲侍講得之而人主賜可則左右亦呼萬歲故笑上躬謂從善也又賀其得善言也漢陸賈每前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者是也
余曰理宗有宋垂亡之末主其典學與否本不足論
而至以世主好學爲作聰明之資則先生之言誤矣
苟使漢文宋仁之美質漢武唐宗之英資得兼程朱

學問則真個充觧不足讓也何必須憂其詞章之未
藝記誦之流弊徑要人辟之寡學哉鵠汀掉頭曰做
不得吾本不論宋理宗亦覌宋史刑法志殊令人憤
憤愚所論典學流弊槩論前代聰明英睿之主正為
漢武唐宋設耳先生所謂得兼程朱學問云云者乃
是設辭這個設辭真令千古志士多少悵恨余曰何
以多少悵恨鵠汀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這是多少悵恨余問甚麼鵠汀曰若使曹孟德
頭痛而死豈不是漢家齊桓余問這話甚麼鵠汀笑
曰如先生所言苟使若使等云者乃是假設譬諭語

非真的也假使諸葛亮殺得司馬仲達長駈入中原豈不快哉假令唐明皇還至馬嵬驛逢楊貴妃嫣然轉盻豈不快哉假令宋高宗斬秦檜頭豈不快哉假令程朱兩夫子臨之九五之位當一日萬機復有一個程朱在傍事〻以堯舜責難還當作如何悵心李夫人轉身一見當又作如何悵心大約一代人主除桓昏庸大乘謬號稱中主參量較挈還勝當世之名碩使當世名碩易地則還有做不得處余曰自古帝王好臣其所教不能親君子遠小人故其趨在下風者固是耽榮冒祿之輩其不及世主固宜若使明良

相遭則必不如此明明揚側立賢無方則版築入夢漁釣協卜乃能同福若彼有不求之豈應天之降才爾殊哉鵠汀曰不然不然做時不如說時旁局勝似當局所謂益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堪作滕薛大夫此敝看史平心究竟處使宋仁宗降誕濂洛之間其道學之美當不讓諸賢紫陽平生精力尤甚於四書而其實仁宗先已風諭之王堯臣及茅州於戴記中另賜中庸一篇呂溱及茅則又拈大學篇以賜之其學識之高明逈出世儒其表章二篇之功已在范文正之先後儒責漢文帝不立賈誼作相為漢業作無

限缺望復以斥張釋之高論為文帝卑鄙斷案然其
實文帝賢於賈生遠矣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這是文帝由中語非自屑〻與賈生較賢否要欲
大做故量已料彼先帝將相大臣如何一朝令未經
事渺然一書生彈壓調伏宣室前席已傾倒他囷廩
要將老其才而用之彼賈生雅量不及李鄴侯鄴侯
由白衣相左轉至江西判官未嘗為此自貽伊戚賈
生常鬱〻欲吐出胸中許多震耀文帝善藏用不露
許多客氣此文帝有工夫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當
時素富貴諸公出自推鋒排刃方安坐享鍾鼎孰肯

出頭赫〻做事業文帝固已先賈生痛哭太息矣賈
生不勝其踩擾乃發憤指切言其事作痛哭太息所
謂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果作如何駭感入梁楚之
劍客先刺袁盎之腹河朔之死士當碎裴度之首文
帝固已慮及於此耳余曰為國譬如圍棊人君當局
者也人臣傍觀者也先生所謂旁局勝似當局是也
當局迷肯何不聽他旁局提訓鵠汀曰否〻馬上得
之則每誇十指生血踐阼守成則袗衣女果若固有
之舉天下之事盡屬之陛下家事者久矣此千古不
易之案若消得一朕字時便是立地堯舜若遣不得

這一字時有誰敢伸手出袖孔子誅小正卯已挾震
主之威周公管洛邑時還把東帝之爈三代以下經
術大臣無如王莽王莽初非利天下篤信聖人要驗
平生所學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何嘗以事君為說者
莽其禀性躁擾與其坐談堯舜之道不若施之當世驗
之行事必欲於吾身親見之余笑曰聖人何嘗教人
作賊鵲汀亦大笑曰此論人臣做時不如一代帝王
之證黃老治天下或能收一代之效經術做時未嘗
不壞人国塗炭生灵王介甫學術非范韓諸公所及
要之賈誼王莽介甫方遜志一例躁擾人

有一人衣蟒袍掀簾入坐椅不着補服亦不着帽熟視余語云〻余對不懂其人與鵠汀耳語數轉即起去余問彼是何人鵠汀曰這是濟南人姓鄧名洙見任户部主事這個麁莽漢子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去余問這位是先生親知否曰否也但知其鄧洙而已俄刻不識貴邦為震朝同文之国余問濟南尚有白雪樓否鵠汀曰于鱗旧樓初在韓倉店後改作于百花洲上在碧霞宫西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乃後人所建非旧蹟也

余曰先生貴黃老而賤經術總国賊為篤信聖人推

王介甫賢於范文正抑揚太過經術爲壞天下之具
聊識鄰人否鵠汀曰先生如此見罪小子何敢復言
乎余曰先生所論皆高遠非拘儒陋見所可幾及不
無河漢之驚非敢以先生爲處士橫議也鵠汀曰可
感先生納汚之量大約天下事不可詭遇獲禽亦不
可枉尺直尋如此處置都無說話仲尼之門五尺之
童羞稱五覇如此立論更無一事韓昌黎所謂人其
人火其書還應天下太平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
其利還應天下道不拾遺且道先生三代已下經術
做治還得幾人倉公醫人火齊湯要煎大黃四斤二

百年之間張仲景八味湯已用附子五兩轉頭之頃
古今不同伯夷叔齊叩馬之時還有扶去之太公望
若道天下無两是双非則這两老子中一個當不免
黑龍江判配大約天下事譬如两頭引綆引綆絶處
短者先顛更不言初時力敵故天下有逆順而無是
非既有皎然成敗之迹則逆順二字還為燈後耳語
凡談道者如鳥藏內鳥之藏內也望雲而識之雲則
去矣藏失故處天下無鑿成底義理隨時推移経生
措事多小望雲客余曰雲去內不迯雖時移事往古
今不同然義理自在特人不索之耳鵠汀曰都是先

入定閑中者王之余曰經術壞國豈經術之罪也陋儒只盜經術之名所以亂天下者皆經術之糟粕也若能真用經術向所謂天下之田始可井也天下之諸侯始可五等也鵲汀曰先生真個認僕大膽作經術否古來言者未必有其心作者未必有其言一部虛僞世界先生所言還是丹家一套語余曰何謂丹家套語鵲汀曰文成將軍食馬肝而死

余曰聖人亦不肯就小動手此不無古今之異湯七十里文王百里興孟子動引殷周以說時君然滕文公天下之賢君也而作之主許行陳相天下之豪傑

也而為之民至於班祿經界已舉大綱而未嘗眷戀
於滕者所謂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不過為大國師碌
碌不足與著此經綸大手齊魏之君至不肖猶眷顧
迴遑不忍去者以其土地之廣也人民之家也兵甲
之利也貨賂之多也因其勢則易為力焉所謂以齊
王由反手鵲汀曰孔子曰朞月孟子則已言五年七
年之別道非加尊於齊而有貶於滕也古今之形殊
而大小之勢異也孟子決不先言帝王令人倦聽余
問衛鞅先言是何許帝王鵲汀曰特假黃帝堯舜之
号謬為汗漫沒要之語故令人厭聽此孫武子三駟

之術也
鵠汀於論辨古今人物學術義理類多抑揚縱橫蓋欲有意試余而余初不覺猶恐見笑大方問荅之際余但自守經鵠汀每下筆數讀而欲有所言輒復含糊余晚始覺之出孟子一段以試之鵠汀主論亦醇如也

此下數段失之語不相屬

鵠汀曰諸葛武侯學出申韓却是究却未嘗細心讀書如後世經生然其於孟子却見得大義分明其腦中鏤得一公字眼中都不見成敗二字三代以還獨孔明一人可當大臣之責其論治道則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其勉君德則曰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失此可謂爲世身死勿補大丞相余曰取劉

璋豈不是枉尺直尋鵲汀日未必孔明教宅座中襲取劉璋合當声討不宜學蟾蜋捕蟬自其文焉據全蜀天府之國不佐諸侯討国賊此其意何在劉表擁荊州九郡之地興學校陳雅樂此何等時也而其雖容若是若使其無漢之心當先正同姓諸侯之罪此艸廬高卧之日久已憤懣於表焉之徒尚有一帝室之冑信義素著者明目張膽必先權操而致討程朱每恨孔明學未純正為取蜀惜然誇有荊益本是草廬開卷第一義此孔明眼明国賊學術正大處但劉焉有可討之辭而在璋則無詐取之義荊州無代據

之勢而於琮則有襲奪之機劉琮明以國土納賊貽
烈明以大義取之則天下夫孰曰不可抵死守信於
荊州忽露姦雄於益州不食嗟來竟未免紾臂余曰
使個鴛鴦脚踢倒支離踠鵲汀大笑曰先生亦會使
官話〔我東俚語侮弱奪物謂奪小兒染涕餅又謂踢矮座顚余於路聞道官双林責其傑與人爭詰〕
〔有鴛鴦脚云云蓋與踢顚同意而句雅此刻語次以華音用此語而口鈍不成声鵲汀不識為何語余書〕
〔之鵲汀大笑有此識〕假使成王殺周公召公豈敢曰在家不知
朱子答魏元履書亦論昭烈不取荊州於劉琮迎操
之日狼狽失據則乃出於盜賊之詐謂之經權俱失
然愚謂是時雖得荊州亦守不得曹公已以八十萬

厭境焉能以區區新造之荊抵當得它不如堅守廉讓
之節還剩得天下信義之声所以不取於迎操之日
此經權俱得處劉璋暗弱不恤士衆草廬初見之日
已費其兼弱攻昧之術當不曾教它詐取致堂胡氏
規規以玄德公從遊盧植陳元方鄭康成真個以經
術學問之士推之可笑哉這是雲蒸龍攄喚人不悅
者之梟雄無事則愁欲哭有声則起問天地間獨
患無身急則棄妻子走何有乎劉璋小猴子此刻孔
明決不當西向呼昔後儒徒執成跡責備先生處欲
出湯武之右此亦後世私意於湯武一二事敢怒而

不敢言於伊呂例用庇護淊、千古一座東林牢不
可破伯禽被撻竟是何罪正恐夫子未出於正一例
事功分戕心跡此後儒黨比之習伯仲見伊呂此善
評也大約千古君臣俱有斷案一婦一夫不獲其所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爲人主者擧有是心至若推斯
心加諸彼則殺一不辜行一不義王天下不爲也斷
無是心此後辟之斷案雖暴君暗辟猶或有納忠奬
直之擧雖一代之賢鮮未聞甘受勤攻自開言路在
人主則雖雍齒之讐或能恃而不恐在人臣則雖韓
富之賢殁身不能釋憾此千古人臣之斷案

余與鵠汀共處五日每談次頻發嘆息之聲其聲喟
古所謂喟然太息者是也余問先生平居何頻發嘆
也鵠汀曰此吾痞症噫氣遂成長喟也生平讀書千
古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安得不成此痞患余曰讀書
時每發三嘆則先生所嘆當多貫傳六萬太息矣鵠
汀笑曰天下事每隔一水只爭濟不濟耳敝讀書至
夫子臨河曰某之不濟命也吾未嘗不三嘆項羽不
渡烏江未嘗不三嘆宗留守三呼過河未嘗不三嘆
只此九太息已多貫傳六太息矣相與大笑余曰頭
卮已發志士萬太息鵠汀色變已而色定裂頭卮投

罏中曰魯人獵較其亦獵較豈不是時中之聖李卓吾忽自開剃這是亮性余曰聞淅中剃頭店牌号感世樂事鶺汀曰未之聞也是與石成金快說同意前日與鶺汀語有頭口尼三大尼之說

余問明朝立國何如鶺汀曰禮称勝国是也不必論孔子称殷人賢聖之君六七作朱朝無可观武力不競范韓有其責立国規模如奕世詩禮家其子弟雍容尊俎未嘗疾言遽色僮僕妾蛇階庭不見急步大嗤茀是揖讓未畢飣豆已爛寢廟方災祝史是招余曰可做禮樂否鶺汀曰固不之多方依據漢世如飲

暹羅燒酒氣猶酣醒大醉歌者哭者舞者罵座者伏
得天真都出來宋朝如飲其退糟相顧称醇泊然整
容雖終日不亂真意都宗室大臣未兎一河間獻
王有誰鄭載堉余問鄭是何代人鵠汀曰前明宗室
鄭王之世子名載堉着律呂精義前明可謂金声而
玉振之余問何謂鵠汀曰始終本末終是光明無一
苟且余問果能若是否鵠汀曰太祖云〻点筆而問余云〻不
肯書似是掃逐胡元為正大光明也建文大內壽終大奇事唐元宗竟
未免銅絲籠彼天灵盖余問甚麼鵠汀曰李輔国椎
碎張良娣常進鵠腦酒瘖肅宗天順復位大是奇事

千古無難天子被拘孰能免行盃執蓋之辱崇禎十七年拜得五十相用人之顚倒如此共作事無漸可知君子寧有玉碎不爲瓦全這是大居正共興亡可謂千古無難余方細青四海遺黎鵠汀邊日本朝得国之正無憾於天地剏業者莫不爲仇於革命之際国朝還有大恩於遼島之初爲前朝報讐惟我朝是已八歲小兒渾壹區夏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有也我世祖章皇帝初非有利天下之心只爲天下明大義復大仇拯救斯民於血海骨山之中天與之民故之首廉殉難之臣范景文等二十人往歲皇上追查崇

禎死事諸臣通與忠愍〻節等謚一千六百餘人大公
至正扶綱植常自三五以還未之或聞也有天下者
無庭內慚德然後能享國久長
余求見乙未十一月內閣奉諭崇禎死事諸臣奬忠
詔鵠汀許夜間謄示
余問前者先生言前半夷齊者太伯仲雍後半夷齊
者管叔蔡叔者何謂也鵠汀微笑不荅余強之鵠汀
曰自古義理譬如鎔金注範金無自成隨範為器又
似觀貝自有定色而觀者正側各自不同決東決西
只此一水余曰激水在山豈水之性鵠汀曰正為天

下事多倒行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商辛之於太伯之時未及胞胎養生古公之於諸侯之国不過要荒附庸未知當時天下竟是誰家未知太伯三讓果向何人朱子言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此謬也可謂太早計克昌吾家則有之豈合因此妄希非望朱子又謂亦出於至公之心說得非是未知至公果是何心但周家肇基之迹必有其故而後世無傳焉孔子忽嘆到太伯身上而周家肇基之迹隱然有甚樣物事雷公駁朱還如刀民具控余問雷公誰也鵠汀曰毛奇齡國初大家也余笑曰毛臉

雷公鵠汀曰是也又稱蝟公謂其遍身都是刺也余
曰西河集愚亦曾一番驟看其經義駁朱處或不無
意見也鵠汀曰大是妄人也即其文章亦如刁民具
控毛蕭山人也其地多書吏善舞文故明眼人目毛
曰蕭氣未除

余曰文王乃太王季子之子也見小孫聖德之時太
王壽考當不下百歲自岐雍至荆蠻道里不下萬里
捨百歲之親而採藥萬里之遠所謂三年之病求七
年之艾也然而孔子稱太伯爲至德朱子稱太王爲
至公非如伯夷太公之不相悖也由太伯而論則太

王不應爲至公由太王而論則太伯不應爲至德聖

賢至微至精之旨有非膚學淺見所可窺測而鄙人

亦不能無疑於此也鵲汀曰先生說得是然亦不可

迫入於隘籬子瞻只外面着遽斥武王非聖人此子

瞻讀書粗處論語稱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猶

服事殷其集註以爲荊梁雍豫徐揚故周而屬紂者

惟青兗冀此誤也愚謂三分非如蜀漢吳魏之鼎峙

也如虞芮之斷訟而退三分天下之心二分故周也

乃若莽操則眞據天下二分之勢而已廢服事之禮

文王則眞得天下二分之心而不知有我不見紂惡

若子弟之服勞於父兄蚤夜自行於臣道之中非如說者之謂真有九州之六其勢足可以代商而姑爲此盡臣分爲恭也苟如說者之言則孟德之周文王曷足爲至德哉三分乃分數之分其至德正爲文王若愚人然都不辨是非後世所謂天與人歸者於我何哉朱子以爲高於武王是也天下有視其身爲龜毛兎角則紛紛以天下着作大事者不過鷦巢鼴飲而止耳上世固不乏此個學問則孔子未必過許於太伯而太伯是個頂天立地之漢子太王是個強厲忍詬底爲人余曰史記論伍子胥強厲忍詬莊周稱

殷湯強厲忍詬鵠汀曰是也仁而能敍禮而能武智
而能鬪勇而能伏信而能變此強厲忍詬底性情不
如此亦不能撥亂反正大約肇基𦙶業者非挾風霜
不能乾清坤夷天地交革非風霜雷雹不能成歲十
月之交乃天地革之時也安得無大震剥乎周公鋪
述先懿好作一篇神道碑玲瓏共玩中秋月誰道前
霄雨打㥯後世真認太王無心於天下䀴檢醉睡渾
不知何異庖丁磨刀念經不容榻外他人睡肯自営
中醉似泥太伯至德不在讓天下讓天下孔子倒叙
將來事其至德正在民無得而稱焉非愚則聾都不

識商室有何許恩天子還未省家稟生出何許聖德
兒自家未免大癡不慧人非我太伯忘天下天下都
忘我太伯所以民無得而称馬朱子以為高於文王
是也春秋傳称太伯不從是以不嗣此妄也太子將
喋〻與謀之而太伯將俽〻然諫之乎若使天下称
至德時還敗乃公事此吾所謂頂天立地的漢子內
所謂前乎夷齊者只從語注一串說與今說不同余
曰後乎夷齊者管叔蔡叔然則先生亦將此德管蔡
於太伯乎鵠汀曰敝本旨與此不同只明漢家荊棠
正大光明非謂管蔡還有至德也有称管蔡殷室之

忠臣文王之孝子者此雖情曲學之阿世激陋儒之
苟同然如此立言豈不悖哉儻只就徒看古今成敗
之迹曲成義理義理之上疊帽義理所謂揚之則出
青天抑之則入黃泉吾儒亦不無縱横之習抑揚大
甚亦一縱横也漢平始中王莽不受新野田吏民守
闕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諸侯
王公列侯宗室叩頭請加安漢公九錫以當日論之
則翟義陳豊豈不是流言之管蔡若使管蔡得行王
法於周公〻案已成則雖有千手觀音難扶姫其余
日王安石詩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不

令便死使聖姦立判豈非天意鵲汀曰這非荊公詩乃樂天作也周室固多變之家周公多謗之聖掊斗折衡縱捨盜賊雖是弔詭之論而洞照百代之弊原孔子作春秋自述其功罪則周公制作固將自傷為禍首近世造墨者皆倣唐成圭製造錠者盡借李公道名唐太宗將籍口於齊桓公則急購副本之管夷吾魏徵天下之姦人也應聲而出唱個大喏抗顏中天下而立曰管仲在此有問爾管仲何不死于子糾半魏徵仰看白日曰聖人許我不死問曰何許聖人周全汝半對曰魯國之孔夫子多聞博識至公血誠

之聖人萬世之師表一唾落地爲金爲石質諸鬼神而無疑達諸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聖人而不惑問曰夫子何嘗許汝不死魏徵揚聲曼詠曰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也自經於溝瀆之間而莫之知也豈不是仲尼許我此非但魏徵自解脫所以投契太宗平生獻媚處若要當里保正飛報四隣手本則夏侯令女恐無截耳之日余曰何不再問於魏徵曰小白兄也子糾弟也管仲子糾之不成臣鵠汀曰是也魏徵與秦王世民俱是大唐太子建成之臣魏徵發迹黃冠乃是米道其十漸之疏若耳提面命市門謎語千古無

殺死之仲父則貞觀天子不須殺我田舍翁君臣駔儈上下征利此今古成敗之一大断案成敗二字非可形於儒者口角侯之門仁義附焉帝範一書真是摹堯裝舜吾儒所說天命跳不出氣數二字這個氣數還是成敗之迹常時說天與之人歸之這是一套筌話古來逆取順守者何莫非天命所篤誕后稷之稼有相之道何莫非神享民安日聞漢民頌莽功德未見虞神吐晋馨香鵠汀此語陰有所指非泛論歷代也雖松口每誦清得国之正談說之際時露本情特借歷代逆順成敗之迹以俯仰感慨

余曰但說氣數則天地間都無著手処聖人罕言命

所以爲世立教不得不如此然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天地間都是時來運去鵠汀曰然所謂財成輔相天工人代自世教者雖云順理自天意者還有傷巧悖拂余曰人有恒言天不容僞而方其興也伏霸之詭言氷堅天亦從僞至誠禱祝未必遂願而方其亡也張世傑之辦香祝天快副其誠天下之至公莫如鷄鳴使孟嘗得脫函口則一人感口爲鷄隨唱天下之大信莫如潮汐使宋祚莫能復延則錢塘江潮三日不至興亡之際鬼神造化之迹亦有僞信互用誠詭並行其所欲與者未必天之所親而

潛扶默護曲有息意其所欲奪者未必天之所憎而殘忍慘毒若報深仇者何也鵠汀曰我朝貝勒恃洛統兵趨浙營於江崖而是時江潮又連日不至

余問中国所稱攝政王誰也鵠汀曰這是睿親王諱多爾衮我皇清之一個周公順治元年四月賜睿親王御前纛纖自盛京統領大軍方進向寧遠而流寇已碎皇城則平西伯吳三桂迎我師入關復讐除兇睿親王諭示官民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民大悅五月睿王進朝陽門御輦陳明鹵簿受明文武衆官朝賀武英殿余曰是時天下都是睿親王得之何不

遂自做天子鵠汀曰故是我聖清之周公當時事亦還有做不得處當時諸親王個〻英勇人〻豪傑我世祖九月入京師外則江左未平內則親賢翊輔余曰當時諸親王功德如攝政王者幾人鵠汀曰列聖實錄未及遍班中外則宜先生未知也明亡後福王稱尊江寧改元弘光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統師南下勝乘渡江直抵江寧福王遁入蕪湖六月爲統兵田雄馬得功所縛降余問豫親王名爲何曰多鐸其英武不下睿親王英親王名阿濟格追勒自成肅親王勒擊張獻忠親射殪之快雪神人之憤肅王名豪

格天所建也孰能當之余曰弘光若斥馬士英輩而全仗史可法諸賢則江南之地如之何不世守也鵠汀喟然嘆曰天所廢也孰能興之迹其行事幽厲桓靈曾所未見也睿親王遺史可法書引春秋大義君弑不討賊不當立君以責之且說之曰闖賊手毒君親中國臣民未加一鏃朝廷除棄宿嫌爰整虎旅掃除兇穢為天下復君親之讐首崇懷宗帝后咸如典禮國家之定都燕中乃得之闖賊非得之明朝也且削尊遜藩永綏福土朝廷待之虞賓史可法答曰國破君亡社稷為重迎立今上（鵠汀自注謂明福王）天與人歸殿

下入都爲我帝后發喪成服凡爲大明臣子者孰不
感激圖報而乃欲引春秋來相詰責若坐昧大一統
之義將何以維繫人心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
陽昭烈踐阼懷愍北轅晋元嗣基徽欽蒙塵康王纘
統是皆亟立位号於國讐未報之日而紫陽大書綱
目不斥爲非云云皇上御製書事一篇明定是非又
御批通鑑輯覽大公至正欽許福王稍能奮志有爲
則未嘗不可同宋之高宗南渡偏安乃任用馬阮奸
黨是非顚倒雖史可法力矢孤忠無奈乎一木傾厦
欽此聖諭可與天地同大自古廢興有數如此奈何

奈何余曰史可法書又曰貴國鳳曆封號余亦自法貴国原書

謂今皇清今驅除亂逆可謂大義乃反因以規此幅貴為

德不卒是所謂以義始而以利終也其書可與日月

爭光鵠汀大驚曰公外國人何從讀此兩書俱載李玄錫明史綱

目而鵠汀之意似以余為外国人當未能詳知明清之際故為之備說史之答書而載在下段鳳曆封号等語其意以損政王入関事為與国之校史邮難故余為縱誦則鵠汀驚其能備知此書余曰史

公此書亦係禁書否鵠汀曰不是禁書皇上手親載

之御撰諸編我朝寬大不諱前代所稱余問這兩書

義理孰是鵠汀微笑曰互引春秋而斷爛已久俱稱

天命而孰開諄諄隨即抹去余問睿親王身後緣何

被籍鵲汀搖手曰多少說得長鴝鵒之詩所以作也
程子稱金縢如近世祝文當焚埋而重其事故藏之
金縢此巧就周公若然則李宸妃水銀殯殮亦一金
縢華林鳴蛙為公乎為私乎大約為世教立言不得
不為之遷就則各尊所聞又從而為之辭宋之士大
夫喜談理學然心與佛教者有之躬行道教者有之
廿一代全史都是演義十三經注疏太半傅會諸子
百家之語多少寓言此等區〻自得不可獻諸君上
不可傳與子孫不可輒向同胞強辨今逢海上異人
畢生無再會之地又安得不激我衷情因潸然淚下

又大笑曰邵尧夫每事分作四柱大是局滞余間如

買盆占其成毀否鵲汀曰如春夏秋冬仁義禮智皇

王帝伯金木水火其學術無活機似精而實麁朱子

評康節不及張子房又評其姦雄手段不及莊周十

倍处不得朱夫子光明眼朱子評莊周其論道體甚

好其名理非後儒所及此朱子公明處余曰盈天地

間萬事萬物非朱子勘定便似膺本鵲汀孰視余良

久曰後朱子而生者皆土木形骸否偏聽陳亮則椄

唐仲友恐傷於刻誤解通書則抵史局書似涉於誣

所謂無極而太極不知怎地話一筆句之可也

余曰上國文教訖于四海敝邦雖被東漸之化而中外既殊則即如立國規模傳授心法莫得而知也鄙人不無悵然於同文之域鵠汀曰立國規模指得甚麼余曰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即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鵠汀曰觀其所因則雖百世可知其損益昔人以天下比之金甌今日金甌即如善熟之西瓜余曰金甌無缺而西瓜易破鵠汀搖手曰否也西瓜外青內黃多仁爽利所謂藏天下於天下懲前朝流寇之患凡賑貸之政靡不用極外萬三王而內濟二教驅策天下士大夫囿之文教名分之中而小民自

行乎其素前代強本弱枝之術不過隳名城殺豪傑不然則徙諸田屈昭於關中而不識所以撫綏之方本朝文謨武烈遠過前代尊尚儒術專畀中土陰銷豪傑不逞之心推廣封典遍加外藩潛分虜狄兼並之勢挫抑滿州待之以鞍韂弓馬之事以壯根本之地頻開河功聚天下奇技淫巧之士以慰游食之徒恭己正南面而已夫天下何思何慮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堯舜之意而孔子述之而秦人用之也余曰又是奇論願聞其說鵠汀曰耕鑿隨分帝力何有此微服康衢

暗歡喜處自衛返魯删詩書正禮樂此為世道迫不
得已處羅封建壞井田焚詩書坑儒生此一統天子
大有為處自古帝王比德於堯舜則喜比德於秦皇
則怒而未聞學堯舜者也於始皇則祖述之憲章之
未聞有一代之主令天下曰此堯舜之事其議行之
此亡秦之事其議罷之此所謂十三經廿一史都無
開卷處宰相比之蕭曹則逡巡而不敢當此之鞅斯
則欲食其肉而寢皮然自蕭曹房杜号称一代之良
佐者皆鞅斯之罪人也彼鞅斯猶能強公杜私上下
相信然功烈如彼者罪在所學蕭曹元無可罪之所

學徒能自克於其身爾得乎上則失於下媢乎民則
猜於君未知一代之贊治何事隔架遮攔一失手則
倒撞下來
尹亨山自班出直至談所余與鵠汀下椅肅揖尹公
忙扶余坐椅出懷中鼻烟壺以示之紫瓊瑚造成也
尹公又自懷中出黃裸果異錦二疋鮮而示余鵠汀
連稱欽賜尹公滿面喜色一鴉青羽緞繡桃花一醬
色雲紋緞金線繡仙佛亨山忙閱談草一夏即涉筆
日建文大內壽終元無是事王先生傳聞之誤鵠汀
日傳疑亦一史家體余日吳亮攔齋故事豈不是真

鷗汀曰固多前輩辨說短長此等不必索言必無萬一真時豈不是千古奇事白龍卷故事雖系蘿落卧被之書亦一遍來望思之臺筆〻心頭血一落染天地余問史仲彬致身録豈後人擬作否鷗汀曰環珮空遶月夜魂年〻杜宇哭冬青此苦心人妄想也亨山曰昨王先生言漢興無慚德可興禮樂說得非是發号出令於朝廷之上雷動風行仁聲所及四方億兆皆得以考其得失其閨壼幽私之時隱行細德有非外庭所得而知也故必有賢宗室如河間獻王者爲之歌詠叙述又妙能審音然後可以合其德所謂琴

瑟友而四時和律呂調而萬物統也漢之樂歌安世
房中最似近之而獨挑一窟者朕仰數未央宮椽元
首蓑脞大風之烈委地矣至於辟陽之嘶外庭難諱
入彘之酷神人共憤則造端之始观刑可知薄姬魏
豹之美人孝景王皇后奪之金王孫陰麗華之寤寐
思服未知誰所歌詠乎王室至親無如河間之賢而
関雎之化蘿降之美非所可論故樂自樂而德自德
從可知也余曰自登奇訃是甚麽奇訃鵲汀曰其訃
秘世莫得而傳焉余曰這条奇訃莫不是城下長跪
事不自媿緣何秘之尹公大笑曰發前人所未發余

曰是時眉頰當不會講御壁輿櫬許多儀注鵠汀曰
自古中國未嘗得志康居授首頡利起舞是要啼偶
打余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則萬乘真個苦漢高祖枕
股仰屋時八年經營所得何事霜降水落回首蓋冷
想應是時天下都似鷄肋亨山曰宰相亦然酒色財
氣都喚不應時想到五雲唱名是誠何心鵠汀曰老
爺頴尾求田著數筆點綴亨山大笑曰眼前汲汲都
是身後計蠶老自成繭非期衣繡人余問鵠汀尚不
廢省闈否鵠汀曰已付鄧禹笑人寂寂問先生如何
余曰一摇鵠汀曰白頭荊圍士之恥也亨山把筆欲

書先自大笑向鵲汀語鵲汀亦大笑余曰兩先生如此嘔噱軒渠嘗有絶奇事鄙人不識裡面無以捧腹助歡兩人尤大笑絶倒亨山曰康熙己卯省闈間有百二歲舉子姓黃名章廣州佛山諸生也自言今科且未中來壬午省闈亦未可中至歲乙酉吾年百八歲始當獲雋尚有許多事業為國家効力耳余亦不覺絶倒問這黃章果中乙酉科否兩人掉頭尤不耐笑鵲汀曰這箇不中時都快留作世間缺陷事若待其言時都沒味也

亨山曰先生來時曾遊千山否余曰千山迄行百餘

里且緣行忙只望天外數點螺鬟亨山曰老僕嘗於歲戊寅降香醫巫閭有貴邦人墨題姓名余曰姓名為誰亨山曰六七輩其姓名偶未能記余曰敝邦先輩金昌業字大有号老稼齋嘗於康熙癸巳遊千山而醫巫閭山亦當有題名處亨山曰千山敝無緣一見稼齋金公還有幾句佳作否余曰有數卷文集不能記一二佳句金稼齋亦於暢春苑見李榕邨先生當時問老亨山曰榕村先生康熙癸巳間想已南故矣邦緣相見余曰榕邨先生諱李光地也否兩人皆點頭亨山曰痴欲煎膠粘日月是時日已暮炕內沈沈

故已喚燭矣余曰不須人間費膏燭雙懸日月照乾
坤鵲汀搖手又墨抹雙懸日月蓋日月雙青則為明
字余則偶對粘膠句而雙懸日月頻誦之也
余曰昨謁聖廟朱子陞配殿上然則為十一哲矣何
時陞享否亨山曰康熙時躋享十哲元非孔門洽當
底定之論不過一時與難於陳蔡之間爾自唐訖今無
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論語以其似聖人子夏子
張之徒至欲以事孔子事之則其賢可知矣公西赤
志于禮樂有為邦之才則不亦遠優于宰我冉求乎
求予之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考之論語中其優劣不

可同日而語宜進祀二字于殿上改求字于廡中先
輩鄭端簡王貽上論皆如此王為國子祭酒時具疏
欲改正為人所沮疏未果上此可為萬世之公論士
流至今惜之
亨山問朴先生今有著書幾卷亦有佳集携至中国
否余曰平生學殖鹵莽未曾著得幾卷書亨山曰雖
有周公才美若涉驕吝餘無足道先生有如此下未及此書畢
其說而奇豈額入來示余皇賜鼻烟壺遂羅起余所衣白紵袷日暮稍凉時
月方垂軒相與散步階上亨山摸余衣曰坐中不勝
清癯

余與鵲汀談最多蓋六日對聰通宵會話故能從容彼國宏儒魁傑然多縱横反覆余雖我京八日至黃州仍於馬上自念學識固無籍手入中州者如逢中州大儒將何以扣質以此煩冤遂於旧聞中討出地轉月世等說每執轡據鞍和睡演繹累累數十萬言腔中不字之書空裏無音之文日可數卷言雖無稽理亦隨寓而鞍馬增倦筆硯無暇奇思經宿雖未免沙蟲猿鶴今日望衛分外奇峰又復隨飄劈疊無常信乎長途之良伴遠游之至樂既入熱河先以此說贄諸奇按察豊額奇雖頷可而不甚理會鵲汀志亭

亦多癡瑩然鷗汀亦不以此說爲甚非也盖鷗汀敏
於酬答採紙輒下數千言縱橫宏肆揚扢千古經史
子集隨手拈來佳句妙偈順口輒成皆有条貫不亂
脉絡或有指東擊西或有執堅謂白以硯吾儕仰以
導余使言可謂宏博好辨之士而白頭窮邊將歸艸
木誠可悲也及入皇京與人筆談無不犀利又見所
作諸文篇則皆遜於筆語然後始知我東作者之異
於中国也中國直以文字爲言故經史子集皆其口
中成語非其記性別於人也爲之強作詩文則已失
故情言與文判爲二物故也故我東作文者以齟齬

易訛之古字更譯一重難解之方言其文旨黑昧辭語糊塗職由是歟吾歸而適語之國人則多不以為然良足慨然也已矣罨溪两屋謾書

熱河日記弓十五

山莊雜記

夜出古北口記

自燕京至熱河也道昌平則西北出居庸關道密雲則東北出古北口自古北口循長城東至山海關七百里西至居庸關二百八十里中居庸山海而為長城險要之地莫如古北口蒙古之出入常為其咽喉則設重關以制其阨塞焉羅壁識遺曰燕北百里外有居庸關關東二百里外有虎北口虎北口即古北

口也自唐始名古北口中原人語長城外皆稱口外
口外皆唐時奚王牙帳按金史國言稱留斡嶺乃古
北口也蓋環長城稱口者以百計緣山爲城而其絶
谿深澗呿呀窦陷水所衝穿則不能城而設亭鄣
皇明洪武時立守禦千户所関五里余循霧靈山舟
渡廣硎河夜出古北口時夜已三更出重関立馬長
城下測其高可十餘丈出筆硯噀酒磨墨撫城而題
之曰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八月七日夜三更朝鮮朴
趾源過此乃大笑曰乃吾書生爾頭白一得出長城
外耶昔蒙將軍自言吾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

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脉今視其壍山填谷信矣哉噫此古百戰之地也後唐莊宗之取劉守光也別將劉光濬克古北口契丹太宗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女真滅遼希尹大破遼兵即此地也其取燕京也蒲莧敗宋兵即此地也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兵於此撒敦退上都兵於此孛堅帖木兒之入也元太子出奔此関起興松 明嘉靖時俺答犯京師其出入背由此関其城下乃飛騰戰伐之場而今四海不用兵矣猶見其四山圍合萬壑陰森時月上弦矣垂嶺欲墜其光淬削如刀發硎少焉月益下嶺猶露脩

尖忽變火赤如兩炬出山北斗半掛關中而臭聲四
起長風肅然林谷俱鳴其獸嗥鬼嘯如列戟摠千而
立河瀉兩山間鬪狼如鉄駟金鼓也天外有鶴鳴五
六聲清憂如笛聲長嘶或曰此天鵝也

我東之士生老病死不離疆域近世先輩唯金稼
齋吾友洪湛軒踏中原一隅之地戰國時七國燕
其一也禹貢九州冀乃一也以天下視之可謂一
隅之地而自元 皇明至今清爲一統天子之都
如古之長安洛陽蘇子由中國之士也猶自幸其
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

間之冨且大而後知天下之巨麗況如我東之士一得巨麗之觀其所自幸當如何哉今余此行左有自幸者出長城至漢北先輩之所未嘗有也然而深夜趲程瞽行夢過其山川之形勝關防之雄奇未得以周覽時微月斜照關内兩崖百丈壁立路出其中余自幼時膽薄性怯或畫入空室夜遇含燈未嘗不髮動脉跳今年四十四其畏性如幼時也今中夜獨立於萬里長城之下月落河鳴風凄燐飛所遇諸境無非可驚可愕可奇可詭而忽無畏心奇興勃〻公山草兵北平虎石不動于中

是尤所自幸者也所可恨者筆纖墨焦不能大書如椽且未及題詩爲長城故事也及東還之日車中爭以壺酒相勞且問熱河行程爲出此記聚首一讀競拍案叫奇

一夜九渡河記

河出兩山間觸石鬪狠其驚濤駭浪憤瀾怒波哀湍怨瀨奔衝卷倒嘶哮號喊常有摧破長城之勢戰車萬乘戰騎萬隊戰砲萬架戰鼓萬坐未足諭其崩塌潰壓之聲沙上巨石屹然離立河堤柳樹窅冥鴻濛如水祇河神爭出驕人而左右蛟螭試其拏攫也或曰此古戰場故河鳴然也此非爲其然也河聲在聽之如何爾余家山中門前有大溪每夏月急雨一過溪水暴漲常聞車騎砲鼓之聲遂爲耳崇焉余嘗閉戶而臥比類而聽之深松發籟此聽雅也裂山崩崖

此聽奮也羣蛙爭吹此聽驕也萬筑迭響此聽怒也
飛霆急雷此聽驚也茶沸文武此聽趣也琴諧宮羽
此聽哀也紙窓風鳴此聽疑也皆聽不得其正特胸
中所意設而耳爲之聲焉耳今吾夜中一河九渡河
出塞外穿長城會楡河潮河黃花鎭川諸水經密雲
城下爲白河余昨舟渡白河乃此下流余未入遼時
方盛夏行烈陽中而忽有大河當前赤濤山立不見
涯涘蓋千里外暴雨也渡水之際人皆仰首視天余
意諸人者仰首默禱于天久乃知渡水者視水洄駛
洶湧身若逆溯目若沿流輒致眩轉墮溺其仰首者

非禱天也乃避水不見爾亦奚暇默祈其須臾之命
也哉其危如此而不聞河聲皆曰遼野平廣故水不
怒鳴此非知河也遼河未嘗不鳴特未夜渡尓晝能
視水故目專於危方惴惴焉反憂其有目復安有所
聽乎今吾夜中渡河目不視危則危專於聽而耳方
惴惴焉不勝其憂吾乃今知夫道矣冥心者耳目不
爲之累信耳目者視聽彌審而彌爲之病焉今吾控
夫足爲馬所踐則載之後車遂縱鞚浮河攣膝聚足
於鞍上一墜則河也以河爲地以河爲衣以河爲身
以河爲性情於是心判一墜吾耳中遂無河聲凡九

渡無虞如坐臥起居於几席之上昔禹渡河黃龍負
舟至危也然死生之辨先明於心則龍與蝘蜓不足
大小於前也聲與色外物也外物常為累於耳目令
人失其視聽之正如此而況人生涉世其險且危有
甚於河而視與聽輒為之病乎吾且歸吾之山中復
聽前溪而驗之且以警巧於濟身而自信其聰明者

象記

將為恠特譎詭詼奇鉅偉之觀先之宣武門内觀于象房可也余於皇城見象十六而皆鐵鎖繫足未見其行動今見兩象於熱河行宮西一身輭動行如風雨余嘗曉行東海上見波上馬立者無數皆穹然如屋不知是魚是獸欲俟日出暢見之日方浴海而波上馬立者已匿海中矣今見象於十步之外而猶作東海想其為物也牛身驢尾駝膝虎蹄淺毛灰色仁形悲聲耳若垂雲眼如初月兩牙之大二圍其長丈餘鼻長於牙屈伸如蠖卷曲如蠐其端如蠶尾挾物

如鑷卷而納之口或有認鼻為喙者復覓象鼻所在
蓋不意其鼻之至斯也或有謂象五脚者或謂象目
如鼠蓋情竅於鼻牙之間拓其通體之最小者有此
比擬之不倫蓋象眼甚細如姦人獻媚其眼先笑然
其仁性在眼康熙時南海子有二惡虎久而不能馴
帝怒命駈虎納之象房象大恐一揮其鼻而兩虎立
斃象非有意殺虎也惡生鼻而揮鼻誤觸也噫世間
事物之微僅若毫末莫不稱天々何嘗一々命之哉
以形體謂之天以性情謂之乾以主宰謂之帝以妙
用謂之神号名多方稱謂太褻而乃以理氣為造化

播賦為造物是視天為巧工而椎鑿斧斤不少間歇
也故易曰天造草昧草昧者其色皀而其氣靄也譬
如將曉未曉之時人物莫辨吾未知天於皀靄之中
所造者果何物耶麵家磨麥細大精粗雜然撒地夫
磨之切轉而已初何嘗有意於精粗哉然而說者曰
角者不與之齒有若為造物缺然者此妄也敢問齒
與之者誰也人將曰天與之復問曰天之所以與齒
者將以何為人將曰將使之噬物也復問曰使之噬
物何也人將曰此夫理也禽獸之無手也必令嘴喙
俛而至地以求食也故鶴脛既高則不得不頸長然

猶慮其或不至地則又長其嘴矣苟令鷄脚放鶴則餓死庭間余大笑曰子之所言理者乃牛馬鷄犬耳天與之齒者必令俛而噬物也今夫象也樹無用之牙將欲俛地牙已先距所謂噬物者不其自妨乎或曰頰有鼻耳余曰與其牙長而頰鼻無寧去牙而短鼻於是乎說者不能堅守理說稍屈所學是情量所及惟在乎馬牛鷄犬而不及於龍鳳龜麟也象遇虎則鼻擊而斃之其鼻也天下無敵也遇鼠則置鼻無地仰天而立將謂鼠嚴於虎則非向所謂理也夫象猶目見而其理之不可知者如此則又况天下之物

萬倍於象者乎故聖人作易取象而著之者所以窮
萬物之變也歟

乘龜仙人行雨記

十四日入避暑山莊望見皇帝殿中黃幄深坐庭班甚稀庭中猬有一老人髩鬢仙兆巾衣黃衿黑方領綠袪背黑腰係紅羅飄帶領赤舄鬍鬚半白而過胸杖端係金葫蘆及錦軸右手持芭蕉扇立大龜上周行庭除龜仰首噴水如垂虹龜色青黑大如盤托初噴細雨殿簷瓦溝淋漓細沫飛跳霏露籠罩或向花盆而噀或向假山而灑少焉雨勢益壯簷溜瀑霔霖鈴殿角斜陽如垂水晶簾殿上黃瓦瀏瀏欲流苑東樹葉益明麗水滿一庭霈然周洽然後退入右帳中

黃門數十人各持竹帚掃除庭水龜腹雖貯水百斛不能如此滂沱也且不令霑人衣服其行雨之功可謂神矣若夫四海之望雲霓而霈澤止于一庭中亦已矣

萬年春燈記

皇帝移御苑東別殿千官出避暑山莊皆騎循宮墻行五里餘入苑門左右浮圖高六七丈佛宇及罘樓循亘數里殿前黃幄連天幄前皆白幕沈〻懸彩燈千百前立紅闌三所高皆八九丈樂作陳雜戲日既曛懸黃色大櫃于紅闌櫃底忽落一燈其大如鼓燈聯一繩〻端火忽自燃緣繩而走上及櫃底櫃底又垂一圓燈繩火燒其燈落地自櫃中又垂鐵篆簾子簾面皆篆壽福字着火青熒良久壽福字火自滅落地又自櫃中垂下聯珠燈百餘行一行所聯爲四五

十燈〻中次第自燃一時通明又有千餘美兒男子無髭鬚衣錦袍戴緇幘各持丁字杖兩頭皆懸小紅燈進退回旋作軍陳狀忽變而為三座鰲山忽變而為樓閣忽變而為方陣既黃昏燈光益明忽變而為萬年春三字又變而為天下太平四字忽變而為兩龍鱗角爪尾蜿蜒轉空頃刻之間變幻離合而不錯銖黍字劃宛然只聞數千靴響而已此斯須之戲耳其紀律之嚴有如是者以此法臨軍陣天下孰敢嬰之哉然而在德不在法況以戲示天下哉

○梅花砲記

日既黄昏萬砲出苑中鮮震天地梅花四散如扇床而火矢迸流也窺鏡嫣然迎風欹斜魯錢欲古兊嘴未數継以瓶史月表女士殿最附綫分明蘂靨廉纖皆火而飛也纖而鳥獸蟲魚之族飛走蠕躍咸具情狀鳥或展翅而仰或以味刷羽或以趾刮目或趁蜂蝶或啣花菓獸皆騰驤拏攫呀口張尾千態萬狀皆𪹚〻火飛至半空冉〻而銷砲鮮益大火光益明而百仙萬佛迸出飛昇或乗槎或乗蓮舟或騎鯨駕鶴或擎葫蘆或負宝釖或飛錫杖或跣足踏蘆或手撫

虎頂無不泛空徐流目不暇視閃々羞明正使云、梅
花砲分列左右者其桶或大或小長或三四丈短者
三四尺製類我國三穴銃火焰之橫亘半空如我國
神機箭火未及滅皇帝起而傾班禪小話乘輦還內
時方昏黑而無一燈前導大約八十一戲以梅花砲
絡之名曰九九大慶會

蠟嘴鳥記

蠟嘴鳥小於鳩大於鸜鵒灰色而翠羽大嘴如蠟所以名也又名梧桐鳥能曉人語凡有指使莫不應聲聽焉有馴而貨于市者以骰牌三十二箇貯器中以掌摩平令觀者取牌一箇識其爲其牌然後以其牌與馴鳥者則馴鳥者遍以示衆然後還置器中再撫摩使亂之呼鳥取其牌則鳥即就器中以嘴含其牌飛上又木取視之果所識其牌也竪五色旗令鳥拔其色旗則亦應聲拔以與人紙造重蓐黃屋車駕象令鳥驅車鳥俛首入象腹下以嘴含象兩股間以推

之凡轉磨馳射舞虎舞獅悉隨人指揮無一錯誤者

又以紙爲小殿閣九重闔閭令鳥入殿中取其物來

鳥即飛入隨歸含來列置桌上雖不能言語如鸚鵡

其巧慧似勝之從使良久鳥不勝熱張口吐舌汗浹

毛羽每一使美輙食麻子一粒馴鳥者每自口中出而

與之

萬國進貢記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皇帝壽七十巡自南方直北還熱河秋八月十三日乃皇帝千秋節特乃我使前赴行在叅庭賀余從使者北出長城晝夜兼行道見四方貢獻車可萬兩又人擔駝負轎駕而去勢如風雨其扛而擔者物之尤精軟云每車御馬騾六七頭轎或聯扛駕四騾上挿小黃旗皆書進貢字進貢物皆外果糧〻毡諸色氊氌(音方羅罽之屬)毡竹簟藤席皆稱王器一車道蹶方改裝所果藤席磨槃稍露櫃面櫃黃漆可如一間小亭正中書紫琉璃普一座普下一上

可有二三字而席角小掩不可見也何物琉璃器其
大如許視此可推諸車所載日既黃昏並見車乘爭
道催趕篝燈相照鈴鐸動地鞭聲震野虎豹裝檻押
者十餘乘押皆有牕纔容一虎々皆鐵絙鎖項眼光
黃碧轉地狼體甚卑而豐毫庬尾熊々狐鹿之類不
可殫記鹿有紅驪如馬牽者此馴鹿也鄂羅斯犬高
幾如馬通身骨纖毛淺踈無峙立腔瘦如鶴尾四如
蛇腰腹細脩從耳至喙可尺餘皆口也能逐殺虎豹
有大鷄形類橐駝高三四尺足如駝蹄鼓翅日行三
百里云名駝鷄晝日所聞皆應此類而上下行忙無

心而過適日暮下隷聞豹猪者遂與副使書狀登虎
車始知日間爲車不獨玉器寶玩亦多四海爲国奇
禽怪獣也聴戯時有二極少馬載珊瑚樹自殿中的
歷而出馬高纔二尺色黄白然鬃鬣窣地嘶哮騰驤
具駿馬之體珊瑚樹枝幹扶疎大於馬朝日自行在
門外獨步故館道見一婦人乘太平車而行面施粉
白衣錦繡車旁一人跣足拂鞭驅車甚疾髪短覆肩
而端皆巻曲如羊毛以金環箍額面赤而肥眼圓如
貓隨車行觀者雜遝緇塵漲空初驅車者形殊不類
故未及察車上婦人更熟視之非婦人乃人形而獣

類也手毛如猿所持物若摺扇瞥視則貌似絶艶然視之審如老嫗而妖屬長鬟數尺餘車褰帽帷左右頎眄目如蜻蜓大抵南方產能解人意云或曰此山都也

余與家古人慱明聞此何獸慱明言昔從將軍豊公畀頟出玉門関距燉煌四千里宿山谷間朝起失帳東木匣皮箱當時同遊幕侶取次見失軍中有言此野婆盜之也發卒圍之野婆皆乘木捷如飛猱勢窮哀號不肯就執皆自經樹梢而死盡得所失箱篋封鎖如旧開視之器物亦卒無所遺毀

而箱内悉藏朱粉多首飾奩裝得佳鏡亦有針線刀尺蓋獸而效婦人都治自喜者也俞黃圃問余漠北異觀余言駝鷄黃圃賀曰此乃極西奇畜生中國者聞名而未覩形公外国人乃能見之也爲言山都皆無見之者余自熱河還時至清河市中有一矮人長才二尺餘腹大如鼓彭漲類所画布帒和尚口眼背尾低無脕無脛即有手足含烟昂藏而行張手回旋而舞視人輙大笑獨不薙髮爲髻於腦後繫仙桃巾布袍袖闊坦然露腹狀貌雍鍾難以言語盡其形容之詭奇也造物者可謂太

嗜詼諧余舉此言諸黃周黃周諸人皆曰此名天生異物人而驚弄者也即今市肆間多見之云平生詭異之觀無適在熱河時然多不識其名文字之所不能形者皆闕不錄可恨也哉平溪雨屋燕巖識